

樂善堂全集

子孫永保  
雲煙家  
藏書記

和16  
231  
5



和16  
281  
卷 5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七

序

貞觀政要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  
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皞之羨  
雖有質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屈已從諫  
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而鑠今及唐  
貞觀太宗以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若  
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之七

一

得益彰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曰貞觀政要後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元至順間戈直又刊其書以行於世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裨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從而見

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書紳而勿失也書中分目目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己受言諸臣之論思啓沃亦庶幾乎都兪吁咈之風矣

韓文公文集序

天下之事有其藝則必有精於其術無論小

大精麤能使機應於心技疑於神則外物不能紛而後之習其藝者皆奉以為師法養叔治射離婁治規矩師曠之於音聲倉公之於病匠石之斤公孫之舞皆造其堂而濟其蔽傳之後世而無窮夫文亦天下之一藝也精其術可奉為師法者周有左氏漢有賈誼董仲舒馬遷相如劉向此數子者雖非見道之文要皆卓自樹立不合流俗而其文之古樸亦非浮華澆漓者所能及迨自五代剖分文

弊質窮天下之言文者務以藻績為事媿媿如婦人言世道衰微人心由之偽薄至唐并天下蔚興文教殆百餘年而後昌黎以六經之文鳴天下由是言之文之繫於世道人心亦大笑蓋昌黎之於文所謂造其室而濟其裁因文以見道以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自用之功在於培養仁義以為立言之本而其所得之趣則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至其不蹈襲前人一語不煩繩削而

自合規矩不顧世人之笑譽反利以樸刻偽以醇粹然一出於正後之習文者皆奉為師法而莫有能加焉噫亦至矣雖然公非徒長於文者其道德謨猷皆有唐一代之特出而不能大顯於憲穆之朝者氣運之遷流非人力所能挽耶抑使之少抑於一時而終揚於萬世耶將全於此則不能全於彼耶孟子距楊墨而道以之傳昌黎排老佛而道亦因文而見起衰反正始若未之信終大顯於時蘓

子瞻以之上擬孟子豈過譽哉

杜子美詩序

夫自上古康衢有擊壤之歌虞廷有卿雲之詠帝與臯陶禹益諸臣勅命賡歌拜手颺言於一堂歌詠之興有自來矣爰逮姬周公旦公奭調宮協徵律其節族春容乎夫篇堂皇乎雅辭化自二南達於列國上自公卿下至黎庶至於變風變雅亦莫非忠臣義士攄其忠悃發為歌辭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皆

可以勸懲當時為教後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綺靡而無關於學識哉然三百篇之詩不物格律而音響中度所謂太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漢變四言為五言間亦有七言之體至魏晉而音韻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鹽梅之設太羹之害也七竅之鑿渾沌之賊也至有不言性情而華靡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淫厲之聲於詩教之溫柔敦厚不大相刺謬乎是以言詩者必以杜

氏子美為準的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抒忠悃之心抱剛正之氣雖拘於音韻格律而言之愈暢擇之益精語之彌詳其於忠君愛國如飢之食渴之飲須臾離而不能故雖短什偶吟莫不睠顧唐祚繫心明皇蜀中諸作尤致意焉屈原放逐離騷是作後代尊之為經子美之詩亦因其顛沛流離抱忠秉義不究其用垂於詩以自見故後世宗之參之於三百篇之列若夫較一字

之長爭一韻之巧摘華藻於篇章誇博贍以  
耀衆者藝也非所以求子美也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春秋亦一編  
年之書而曰亂臣賊子懼者蓋謂彰善癉惡  
此事屬辭誅姦諛於已往杜僭亂於將來使  
亂臣賊子不畏王法者讀此書而知懼豈非  
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哉三代而下孔子之道  
幾乎息矣故臣叛其君者有之子背其父者

有之而亂臣賊子無所忌憚子朱子生於周  
程之後修明絕學深痛而甚憫之祖夫子春  
秋之筆削因溫公通鑑之書更創義例為書  
曰資治通鑑綱目其自序曰表歲以首年因  
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洵哉善  
善惡惡是是非非具於一篇之中而無不備  
矣然後人知忠臣義士必獲天休也雖不用  
於一時而後世莫不褒歎效法之恐後也亂  
臣賊子必櫻天誅也雖幸免於當世而千載

以下公議莫逃也彰善癉惡此事屬辭雖不  
足以盡春秋之義抑其大畧則可謂同揆矣  
夫三代以下傳世久遠者莫如漢唐當其盛  
時政教恩澤入民之深非不可稱然其易代  
之際死君事者可數焉自修綱目之後士知  
顧禮義廉恥以事二姓為辱故南宋之末忠  
臣義士捐軀而徇王事不肯忍耻偷生以求  
苟活者屢見於史策之中且元代宋明代元  
無分析割據如前五代後五代之亂者亦因  
忠姦賢佞褒嘉貶斥凜若衮鉞人知有所懲  
勸懼見誅於後世也如是而謂之綱目修而  
亂臣賊子懼其誰曰不然

### 大學衍義補序

學貴於博乎堯舜心傳十六字有終身不能  
行其一語者焉學貴於約乎往聖先賢作述  
相接有言之而不厭其詳者焉大凡言理則  
欲其精簡明切當而易守也言事則欲其詳  
條分縷析便於中材而易行也吾於邱瓊山



大學衍義補益知其義云夫聖經二百有五  
言為學之道備焉為教之法具焉為治之理  
盡焉所謂理極精而易守也至於後世道衰  
文敝賢者且不能窺聖經之闡奧又何怪於  
中材乎故西山先生作衍義之書至齊家而  
止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備具不待瓊山之補  
然亦不可無瓊山之補所謂多備規軸而易  
行也聖人言理賢人言事先代言理後世言  
事亦學有所不齊世有所不同而所以啓迪  
當時為教後世之心則一也然於此亦可以  
見瓊山之有志於君民上下言事極其詳而  
言理亦極其精矣至其書之條目義例則詳  
於邱氏之序余因嘉其明於理而便於事故  
為序如右

送五弟奉

命往祭

闕里文廟序

雍正八年冬十月新修

闕里文廟告成殿廡門陛黃瓦丹雘既宏既  
隆圭瓚俎豆樽罍之器

頒自上方

聖天子親書大成殿大成門匾額復命良工  
重摹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無  
倘於此既成例宜遣官祭告

皇父特重其禮

命皇五子齋居潔誠治裝減溢以行余與吾

弟夙夜之與俱飲食之與共講習討論之日  
親至於今二十年茲往千里之外能無依依  
繫戀而不忍舍顧思人自孩提以至於老大  
讀孔子之書未必能志希賢聖窮理探源以  
至於知孔子之道也幸而知之矣而私累之  
未捐精進之不勇則鮮能行之既行矣未有  
不心慕孔子欲登其堂而入其室者吾弟力  
學敦修不敢自懈於聖人之道者有年矣今  
奉

命往祭闕里瞻宮牆之數仞則欲得其門而入以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也對聖貌之巍巍則思溫厲恭安如在其上而自省其躬修也遊禮樂之區想見金聲玉振之氣象是行也不益以增其嚮往服行之心而為有生一大快乎

皇父猶有後命命吾弟祭闕里畢即往致祭岱宗吾弟往哉昔孔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述之蓋謂得登聖人之堂與聞聖道之精深廣大則諸子百家羣言皆小也猶之登泰山之高者得觀其嶽岑峻極則芴蒨培塿皆不足言也吾弟既登聖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誠敬之日積仰止之日深視瞻之廣濶胸次之豁然古文人學士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助其文思筆力者又烏足云哉

送平郡王奉

命往盛京修理

福陵前河道序

皇清承

天命為天子

太祖肇基盛京奄有三韓

太宗積功累仁式廓疆宇以及

世祖拯明室之亂興仁義之師平一六合定

鼎燕京順治八年

詔封

福陵山為天柱山

昭陵山為隆業山附祀

方澤四時大祭必命宗室一人往莅其事雍

正八年四月

詔曰

福陵前水法歷年既久稍更故道朕萬幾事

重不能親往經理惟是平郡王福彭小心畏

慎克當斯任其代朕以行余與王敬業樂羣

相晨夕也茲之往也其可以無贈竊惟古者

山川都會恒隨有德者為發皇我

太祖之肇基盛京義同於周文王之在豐我

世祖之定鼎燕京義同於周武王之在鎬  
京為王業之丕基而  
福陵實靈祥之所由孕育綿衍今以前河稍  
更故道

聖天子慎重所使

特命王往王其慎哉祇謁

皇祖山陵敬恭將事宏仁孝之思審向背之  
勢必能相地宜因利便計丈數度高卑揣遠  
邇物土方分司授職董其大要而責以成功

以不負

天子任使王其可以勝任而愉快矣王雖年  
少而器識深沉謙卑自牧嫻學問通事理余  
喜王之果足以當斯任也於是乎書以贈之  
送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西征序

惟

上帝眷顧我國家

太祖

太宗肇基盛京既創既承順天休命以造萬

世無疆之丕基惟時英藩良弼罔不一乃心力克宣乃猷董䟽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而甄其才以致其力用贊我王室式闢四方若川有舟實共濟之若木有本實枝幹之詩所謂維藩維垣維屏維翰備哉隆古以來懿親之宣力未有若斯之盛也逮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奄有九有惟時平郡王之始祖禮親王實統貔貅之旅以勤襄王事功績彪炳載在國史王其七世孫也王幼

而侍

聖祖仁皇帝宮中躬承恩眷我

皇父臨御凡事皆仰體

聖祖之心祇承勿替况在宗藩尤所惇叙以養以教罔不勤勗其身誘迪厥德而王以孫枝之近眷顧尤隆雍正六年

皇父特命王同我兄弟讀書內廷以培其才又二年知王之可用也爰命管理旗務及為宗正理益以明政益以練又二年知王之果

可大用也遂有定邊大將軍之命而統西征之師夫準噶爾自策妄阿喇布坦造孽據有波羅搭拉特我

聖祖皇帝曲賜矜全之恩及我

皇上赦過宥罪之德跳梁躑躅至於今十餘年今其醜子噶爾丹側楞襲其凶逆抗我顏行幸不可再禍不可踵此蓋天亡準噶爾之日而王建功立業之秋也王器量寬宏才德優長在書室中與之論文每每知大意而與

言政事則若貫驪珠而折鴻毛也夫戰者孔子所慎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止戈戡亂遏劉誅暴我

皇上克承

先志思維小醜累世負恩實天人兩共憤王法所必誅而歷年以來董兵之臣率不能宣德威而奏膚功用是以西陲重任畀之於王王必有以副

皇父簡用之恩佐國家赫聲濯靈之大業相

樂善堂集卷之六  
事宜慎權變和輯我士卒淬厲我將校恩威  
並行信義昭著克殲逆慙永息邊氛皇哉堂  
哉莫與京矣王以八月三日之吉禡旗啓行  
余與王敬業樂羣者六年於茲今之往也其  
可以無贈然惟贈人以物不若以言之為切  
也贈人以頌不若以箴之為益也言而以箴  
宜贈王矣復念王日承

皇父聖謨凡軍機要務制敵御將之方籌餉  
治兵之略聞之熟而奉之謹以是始之以是  
成之總不出

聖天子定算之中而更何俟余之以言贈哉  
故為王敬述王祖父為國宣力勲名赫奕之  
事於右及引書傳所言者欲王效法乃祖而  
以敬謹將事也王其勉之哉祇迓天之明命  
惟聿將其恪恭整我六師以伐不敬在此行  
乎在此行乎余自今數王至軍之日請勒為  
飲至之歌以俟之

稽古齋文鈔序



天地間有大本焉孝悌是也有大文焉詩書是也有本有文積於中而發於外有德之言是也孝悌以立其本詩書以暢其支而因發為有德之言英華暢達而不可掩能全此三者寡矣至若生帝王之家居富貴之地子道臣道交萃於躬夙夜匪懈篤念天顯尊聞行知究極於高明光大之域非以道自勉者能乎哉吾弟少於吾甫三月  
皇父在潛邸時育吾二人於東西室及九歲

讀書同受經於傅先生至十二歲時吾隨侍皇祖宮中不能朝夕共處者蓋半載及我皇父位登宸極妙選天下之英賢以教育吾二人凡八年於茲矣斯邁斯征日就月將以期不負

皇父願復燕貽之至意無時敢自懈也八年秋九月吾弟彙訂其序論雜文詩賦凡若干卷而屬序於余余曰吾輩所重豈止於文而已耶必若向所云三者皆克全之然後盡吾

職焉吾弟在

皇父膝下二十年愛敬懇摯從未有過愆與  
吾自孩提以至於今且孺且眈怡怡如也從  
諸先生敬業一堂既饜飫於詩書矣而發為  
文詞觀其言藹如考其意不外古聖賢名儒  
之旨所云三者翼翼焉亶亶焉日進而無疆  
豈止以文自鳴者哉余既以同氣之親相親  
相勗於平日晨夕之與俱筆硯之與共爾我  
形骸之悉化茲序其文其夷懌欣暢又當何  
如乎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八



記

皇祖聖祖仁皇帝恩賜御書記

憶自年十二時隨

皇祖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避暑朝夕隨侍

皇祖萬幾之暇輒流覽書史或

親灑宸翰從旁竊觀心慕而未敢以請也

皇祖顧諭曰汝愛吾書乎賜長幅一復賜橫

幅一扇一皆持以告我

皇父寶而歲之其年冬

龍馭上賓哀痛沉篤每展開

御筆手澤猶存涕涔涔下乃肅容拜手而為  
之記曰嗚呼

皇祖之孫百餘人其中聰明才識好學博聞  
年長於孫臣而任事於朝者彬彬濟濟孫臣

年甫弱齡性復鈍魯顧特被

恩寵迥異他人者豈非我

皇祖推愛我

皇父之心比諸孫有獨摯乎今雖八載

聖訓慈顏宛然如昨豈徒杯棬之慟已哉昔

歐陽修作宋仁宗飛白記謂仁宗德澤涵濡

於天下者四十餘年田夫野老猶悲歌思慕

况得望清光而承恩寵者尤相與流涕不置

我

皇祖君臨天下六十餘年聖德之廣大化澤  
之弘深享年之有永過於仁宗萬萬歐陽修  
不過受知近臣為僚采作記尚流連咨嗟慨

想而不能自禁况孫臣日侍晨夕誨愛特深  
親侍

皇祖之揮毫躬受錫予其流連咨嗟慨慕更  
當何如因書以誌不忘云

瀛臺記

入西苑門有巨池相傳曰太液循東岸南行  
折而西過木橋邃宇五間為勤政殿自勤政  
殿南行石堤可數十步階而升有樓門向北  
匾曰瀛臺門內有殿五間為香宸殿殿南飛

閣環拱自殿至閣如履平地忽緣梯而降方  
知為上下樓樓前有亭臨水曰迎薰亭東西  
奇石古木森列如屏自亭東行過石洞奇峯  
峭壁輻輳蔚蔚有天然山林之致蓋瀛臺惟  
北通一堤其三面皆臨太液故自下視之宮  
室殿宇雜於山林之間如圖畫所謂海中蓬  
萊者名曰瀛臺豈其意乎

豐澤園記

西苑宮室皆因元明舊址惟豐澤園為康熙

間新建之所自勤政殿西行過小屋數間蓋  
皇祖養蠶處也復西行歷稻畦數畝折而北  
則為豐澤園園內殿宇制度惟朴不尚華麗  
園後種桑數十株聞之老監云

皇祖萬幾餘暇則於此勸課農桑或

親御耒耜逮我

皇父續承丕業敬

天法

祖世德作求數年以來屢行

親耕之禮皆預演禮於此乃知

聖聖同規敦本重農用躋天下於熙皞之盛

若瀛臺之建於有明飛閣丹樓輝煌金碧較

之此園固為美觀而極土木之功無益於國

計民生識者鄙之行一事而合於天心建一

園而洽於民情身率先而天下丕變吾於是

乎知

皇祖

皇父之為首出之聖也

田字房記

流杯亭之西南有田字房焉丁未四月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  
西山遠帶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窓則四面  
風至不復知暑其北則稻田數畝嘉禾生香  
藹聞於室蓋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  
頃刻忘也古昔聖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怡

情娛覽之地故靈臺之詩美文王也卷阿之  
詩頌成王也今田字房所以命意重農者豈  
徒怡情娛覽已哉至若黛掃山顛風來蘋末  
麥畦浪起柳岍煙開馴鶴從容而起舞文鴛  
匹偶而泳遊蝶裁五色之文蜂喧萬花之谷  
物華景麗則思飲和食德熙穰於光天化日  
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涼颺四起鴻雁來賓  
白露如珠綠雲改赤千家之砧杵遙聞百室  
之倉箱盡實則思遺秉滯穗誰濟寡婦之利

而悄然以憂時引儒臣坐而論道或率諸王  
公子弟修家人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觸目而  
會心者我  
皇父之同憂同樂憩息於斯較之靈臺卷阿  
意更深長矣謹為之記

時應宮記

夫天一生水坎精發祥凝靈聚液流為江海  
江海乃天地間物之冢鉅者也江海之有神  
自三代漢唐以來莫不祠祀惟謹有宋大觀  
四年詔天下五龍神並封王爵龍神之尊自  
是始厥後春秋犧牲之祀代有常典

皇清受

天命裡事

上帝

后土懷柔百神江淮河濟五嶽四瀆之祀載  
在太常犧幣之數俎豆之器既豐既隆神歆  
以格雍正二年  
天子以為龍神之位既尊宜特修宮觀以致



樂善堂全集卷之八  
虔禱乃於西苑內豐澤園北建時應宮所以  
致誠明神俾雨暘時若稼穡以成者也夏六  
月霖雨彌旬幾至於滂

皇父步行往禱其日即晴又明年黃河清百  
餘里此非神人効靈河海清晏之明驗乎夫  
以

天子精誠通於神明以之事  
天饗

帝罔不昭格而况於龍神乎信哉誠之能感  
物也是為記

### 樂善堂記

凡人之性未嘗不善仁義禮智全備於我所  
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然有智愚賢不  
肖之分者氣拘之私誘之遂日以蔽鋼而昏  
昧有能復其性者鮮矣人能自強不息以復  
性為功已有善念擴而充之人有善事喜而  
從之則本性呈露而有馨香之德矣是故明  
德之馨勝於黍稷芝蘭鮑魚與之俱化未有

樂善而不能修德者也余有書屋數間清爽  
幽靜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呈於前菜圃數  
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蓋  
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  
義乃所謂善也人能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  
以恤下義以事上樂而行之時時無怠則能  
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是  
故大舜聖人也猶存虛受之心聞一善言若  
決江河漢明帝嘗問東平王在國何事最樂  
王曰為善最樂余雖不敏然賴  
皇父之明訓師友之切磋於大舜之善與人  
同雖有志而未逮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則  
不敢不勉焉是為記

#### 四餘室記

康熙壬寅二月

皇祖聖祖仁皇帝特命予隨侍宮中承歡侍  
顏之暇每得追陪諸叔父諸叔父推  
皇祖愛育之勤咸善視予而二十一叔父尤

肫然有加也及我

皇父踐祚謂諸叔父年尚少養之宮中擇師以授之業二十一叔父克遵

聖訓勵志向學每返諸身以達於事

皇父嘉之用是於雍正八年三月封為貝子未數月又晉封貝勒叔父曰

天子友于篤愛之心有加無已顧自慙謏劣特受褒異中夜以思惕然而懼乃以四餘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曰吾所謂四餘者除惡

樹德以餘慶捨巧用拙以餘智知足安分以餘樂存理遏欲以餘壽也予惟人生於世不能無好惡則樂其有餘者不能盡適於正視軒冕冠裳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趨權附勢以自求媚者欲其貴之有餘也倉箱以貯之扁鐻以固之不受命而貨殖者欲其富之有餘也高其堂華其屋錦繡其土木鏤刻其梁棟者欲其宮室之有餘也絲竹之亂於耳青紫之蠱於目者欲其聲色之有餘也叔父服

樂善堂文集卷之八  
八  
膺正學好尚既端若富若貴若宮室若聲色  
皆不足動於心惟慶智樂壽則好之而欲其  
有餘而所以求其有餘者又皆本之於秉彝  
矩之以聖學以實其功可謂得立身之本矣  
予嘗繹其言而有會焉書曰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德與惡不兩立樹德至於滋長則惡之  
本盡除矣惡之本除則身心泰然何慶如之  
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如智者  
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捨巧用拙以蘄

餘智者孟子之意乎晉人王昶曰知足之足  
常足矣知足則安分知足安分求樂之道也  
宋人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欲君子之求壽  
也非偃仰屈伸若彭祖噓嘔呼吸如喬松也  
惟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然養身求壽之道  
亦豈外是哉叔父以此四餘名其室優而游  
之以求於心廢而飫之以得於己慶無疆而  
智麻窮樂日生而壽歲增於以養德修身對  
揚

樂善堂全集卷八  
一人之寵命雖書史所載若河間東平何多讓焉是為記

### 二希堂記

吾師梁村蔡先生以二希名其堂而屬記於余且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古人之言也或者謂余不敢希天故曰二希然余之意固非若是也嘗慕宋儒范希文真希元之為人因名堂以誌之余曰美哉先生命堂之意也君子之立志也必以聖人為可學而至故

孟子願學孔子願閔諸賢皆曰姑舍是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諸葛武侯之自比也則以管仲樂毅卒之學術事功遠超於管樂之上先生以漳浦名儒追絃陽之正學表率鼇峰因以所得於道德文章者發為經濟事業嘉言謹論日陳於朝雖古之名臣名儒亦無多讓然猶曰稷契伊周之所致君而澤民者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范氏希文孔孟程朱之所以傳道而

繼統者亦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  
真氏希元夫希文之事業非稷契伊周之事  
業乎希元之道德非孔孟程朱之道德乎希  
希文而至希文希希元而至希元漸而進之  
稷契伊周之事業孔孟程朱之道德孰得而  
限之乎先生之立志蓋可知矣抑余文聞呂  
本中及朱子論宋朝人物推范文正公為第  
一而朱子之後惟西山之傳得其宗則先生  
之有志於希二子乃實見以為不可幾與孔  
明志希伊呂而自比管樂之意異蓋孔明以  
語於人故慮其或為時俗之所驚而卑之毋  
高而先生自名其堂以志尚友之切則義固  
各有所當也故抒所見以質於先生而因以  
為記云

跋

恭跋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惟

樂善堂全集卷八  
上帝眷顧我

皇清克馨其德

太祖

太宗丕顯丕承逮及

世祖提仁義之師救溺拯敝奄有四海天下已定齎黃鉞捲白旄歸馬授戈討究先王之

道播聖人之訓以休中外以育萬民念孝經

一書為孔子明倫治世之大法而自漢以來

去聖日遠古文今文之互異注疏訓釋之未

精廼集古名儒嘉言懿論考訂採輯間出

宸斷名曰御註孝經備一經之體要明至性

所周洪俾夫搢紳之士農野之民皆有以知

孝為百行之本而愛敬尊親篤摯有加雖古

聖王木鐸之徇路辟雍之鼓徵曷以加茲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以敦孝悌重

人倫為首及我

皇父嗣登宸極迪光繼述衍

聖諭廣訓之書於敦孝悌重人倫反覆開明

惟恐人之弗知知之弗行而行之弗切以此見我

皇清

聖聖相承莫不以孝治天下依人性之本然以成淳美之俗而開宗明義則自我世祖御註孝經闡發天經地義民行之確然而不可易肫然而不容已者以昭示奕葉垂之無窮爰盟手而謹書於後云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

詩

曩年十二時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推愛我

皇父之肫摯特令

孫臣

隨侍宮中朝夕承歡

不離左右其年四月隨

駕往熱河避暑凡三十六景之地無不周覽

聖訓被賞賚不可勝紀孫臣時雖少然受



皇祖深恩嘗思久侍  
慈顏長領

訓誨謹身終已庶無過尤以報高厚之德於  
麻霄昊天不弔其年冬

龍之

皇父哀感祖令不甘味時同兄弟問安必  
勉怡顏色以舒

皇父之憂退而自號哭於廬次潛然不絕蓋  
恐傷我

皇父之心而每念我

皇祖哀慟思慕實不能自已也數年來

皇父屢命往祭

景陵冠劍猶存音容安在一望

山陵魂飛魄越雍正七年冬敬讀

皇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兼披圖書

回思曩時承歡侍顏蒙恩寵而被誨愛者如

在昨日興言及此淚欲霑衣夫以

皇祖天亶之聖卓越古帝王深仁厚澤六十

餘年浹於民心載在史冊固非言詞所能贊揚於萬一孫臣在諸孫中最為鈍魯然天地之澤靡不均被而有得之最深者焉孫臣得皇祖之澤最深者也敢恭紀於後以誌思慕之誠久而益篤云孫臣

謹書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古昔聖王誕膺天命表正萬邦建中立極漸仁摩義胥天下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必其

身為繼天首出之聖人然後能歛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一年帝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履至尊者又五十載時若禹臯陶稷契夔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髮賡歌喜起於一廷之中而擊壤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天化日之中者莫不忌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邳隆而後世頌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寢微惟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肆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

敢荒寧嘉靖殷邦肆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  
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野叟同登壽域共  
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  
一年官稱其職民恒其業羣生霑濡德被乎  
方外所謂繼天首出之聖歛福以錫民而受  
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  
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  
大學士以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  
職及致仕之員近畿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  
歌賦詩和樂壽愷

皇祖命子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獻酬濟蹕在  
列遠追饋酌之義弗限三爵之儀孫臣時年

十二歲得與有事之榮觀茲盛典  
皇祖又作為歌詩

命儒臣依韻迭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雍

正七年冬得詩與圖而披讀之竊見我  
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  
煦嫗甘雨和風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者  
期艾而錫之以寵光介之以繁祉方之帝廷  
賡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規模宏且遠  
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皞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  
於三代興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崇王道  
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  
治天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  
道人以木鐸徇於路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  
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  
致天下於文明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仁民育物興學校舉  
孝弟勵風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  
下之道靡不畢舉而又諄諄勉勉默契夫堯  
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諸儒上繼絕

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理  
大全之書刪去冗雜摘取精要命儒臣斟酌  
損益而

親為折中之乙夜披覽歷久成書勒序簡端  
以詔後世偉矣哉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雖  
漢明帝之幸辟雍唐太宗之講太學不過取  
美於一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世為儒學之  
宗主接堯舜之心傳實政鴻名輝燦於振古  
哉採羣儒之精華而去永樂大全之汎自明

德以及新民格物以至平天下先其本而後  
其末探其源而考其實周子太極圖通書明  
天地鬼神之奧張子正蒙西銘發萬物一體  
之微至於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自成一家  
言則總載之以成一卷而集羣儒之言分門  
別類又各於其類為之辨世次先後學問淺  
深寧純勿雜寧精勿濫讀是書者必先究心  
於論學之篇立志以端其本主敬以養其中  
致知以窮理力行以踐實然後玩味乎治道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八  
以明治民立政之方沉潛乎全書以見天地  
之所以顯鬼神之所以幽造化之所以運行  
而無窮聖功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確然  
而不易夫如是則我

聖祖仁皇帝造物育材之心化民成俗之意  
欲天下後世之共臻於理學之盛者不虛矣  
跋朱子大學章句  
六經之文備衆理該萬事集羣聖之精華以  
立言君臣父子之大倫徃古來今之大法莫

不於此取則焉所謂煥天下於文明而聖人  
之所以垂世而立教其意益深遠矣六經之  
外則有四子書大學為曾子所述反列於孔  
子論語之前者以聖經亦孔子所製其言由  
近以及遠端本而肇末則又實為入聖之階  
梯云自漢以來此篇載於禮記而莫知尊重  
至宋程子始登之於四書朱子從而解釋之  
蓋孔曾之道絕於漢唐紹於周程張朱五子  
孔曾之書亦幽而不顯於漢唐之間逮程朱

表章然後赫然昭著而大行蓋道傳斯學傳  
非程朱無以傳孔子之道故孔曾之書亦非  
程朱莫能盡發其精蘊也傳有之古之人自  
十五而入大學教之以明德新民之事夫格  
致誠正修身明德之功也齊治平新民之事  
也內聖外王之道豈外乎此由近以及遠自  
小以至大言簡而味長理明而詞約誠兼備  
六經之旨而又便於初學者可不知所致力  
哉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明德者明道心而  
遏人心也推而及物則新民也允執其中止  
至善之謂也堯舜之道不外乎是而朱子所  
以解釋此書又理明詞達得歷聖傳心之要  
尤學者所當體驗而服膺也

書魏鄭公十思疏後

人臣責難陳善繩愆糾謬必本之以忠誠將  
之以公正匡救將順補衮職之所闕充以格  
其非心為先務焉蓋君人者天下萬民之主  
而一心又人君出治之主也心一正則事事

無不正矣唐太宗三代以下能納諫之賢主也其朝亦多諫諍之臣而必以魏鄭公為首者以其能格君之心也鄭公之奏疏多矣而必以十思疏為冠者以其就發謀出慮之始而俾知所致謹也夫木本水源之譬非謂人君之一心為理天下萬事之本乎固其本而浚其源非欲正其心以為出治之源乎思者心之發而未見者也心之將發未及於事則有此十思焉又何入於邪徑而不光明正大之有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書曰惟幾惟康鄭公之所謂思即謹幾之意也謹幾而心正矣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正矣故貞觀之治多鄭公之功豈不偉哉

書新唐書兵志論後

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滅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武王東征篚厥元黃惟恐後豈以甲兵攻戰為取天下之具哉德盛而王天下莫不順之故黎民歸之



如父母尚有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然自秦漢以來風俗日偷人心日下則有以甲兵得之以甲兵守之者矣其因時一切趨利苟便雖可用於一時終無傳於後世惟唐立府兵與租庸調相表裏其制頗為近古子孫廢之遂至於亡以此見祖宗之法制不可以變更也唐初取兵於農分番入衛四方有事命將出師事成兵歸於府將歸於朝故民無怨心將無兵權及其後也府兵之制廢而為彊騎彊騎之制又廢而為方鎮方鎮盛強天子微弱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方鎮用之以抗衡天子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夫養兵所以禁亂及其弊也足以為亂不養則不足制變於一時養之則坐食而驕故規制不可不善也則為開創之君者固當深謀遠慮以立法於永久而為子孫者兢兢於修德愛民以制治保邦又當謹守祖宗之法以無授權於他人而資亂階焉則幾矣

書朱子戊申封事後

朱子立朝四十餘日前後所上凡七十餘疏皆切於事務不畏犯顏雖古名臣以極言敢諫著稱未有過此者焉至於戊申封事直指本原痛陳時事皆洞中窾要若倉扁緩和之能起已錮之疾而惜乎其時之不用也嗟乎此殆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為先生封事中第一億精竭誠不遑自顧以告其君者乎其大本急務之說與中庸九經

相表裏而大本則有一曰正君心急務則有六曰輔翼國本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及末又以時之弊政與古不合者反覆陳之累累數萬言而其文之灑氣流行變化開闔使人讀之鼓舞激發沉吟紬繹而不自禁蓋大儒之啓沃宏矣夫學術與事功二者本相因而傳道之言與濟時之言二者又一致濟時有大小而傳道有全功能為濟時之言而身非傳道者有之矣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九  
未有身膺道統之寄而功不見於時者也先  
生傳道之人也則其有濟時之言也固宜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九

雜著

讀二南

夫閨門王化之端生民之始致其貞淑輔佐  
君子然後夫倡婦隨內以閑邪僻而養中正  
外以施女教而化閭閻易首乾坤書重釐降  
而我夫子之刪詩復冠以二南其旨深遠矣  
蓋二南所以著周初風俗之盛由閨門而達  
之邦國推之天下者也謂之風者其體制別

於雅也繫之於周召者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各以其地別之故作於岐周封域之內者則謂之周南召伯巡行南國採風而得之者則謂之召南然周召之政教即文王之政教也文王之政教本之關雎得內助也終之麟趾關雎之應也於是及於江漢逮於汝墳則國中莫不化其政教矣施於南國而南國諸侯化則鵲巢之詩作匪特人也且及於物焉則騶虞之詩作推而至於行露標梅則南國之人莫不化其政教矣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夫婦之義正則室家之道修男敬身以率其婦女敬身以從其夫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其語豈或爽哉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嘗讀易之泰象曰天地交泰解之者曰陰在上而陽居下君下交臣之義也又曰天地之體不可交而以氣交君臣之分不可交而以情交古昔聖王所以維持世教平章百姓使

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者亦賴有此情以相維  
繫耳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飲食以薦之賓  
主以親之歌咏以侑之使愜其情而不流焉  
其在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燕賓客而欲其示以大道則君臣交  
警之意亦寓於其中矣使臣奔走於王事故  
作四牡以勞之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所以  
逆探其念父母之心而恤之備也皇皇者華  
教使臣曰其諮事而為諏乎諮難而為謀乎

諮禮而為度乎諮親而為詢乎欲其備五善  
而事無違行也常棣之華燕兄弟也疏其所  
親而親其所疏失其本心者也故其詩曰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猶恐人之弗喻也又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既樂兄弟且逮友朋焉曰相彼鳥矣猶求友  
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人君以情接其賓客  
使臣兄弟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  
以答之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蓋既頌

且規焉樂而不淫上下和穆醉以酒而飽以  
德吾於鹿鳴之什見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言其化行於闕睢麟趾而施及於天  
下禮明樂備豈非文武周公之餘澤哉

讀邶鄘衛風

孔子刪詩三百篇以周南召南為正風以下  
十三國為變風而以邶鄘為變風之首均諸  
侯也聖人列衛於首何哉魯衛為王室之懿  
親既登魯於頌矣則其次莫親於衛又有康

叔武公文公之賢是以聖人登之邶鄘衛三  
國也而所言皆衛事何哉蓋衛之子孫稍并  
此二國而一之耳既并之矣又存邶鄘之名  
者土風各異其詩蓋作於二國之遺民者也  
邶首栢舟鄘首栢舟衛首淇澳賢侯貞婦有  
愷悌之德無邪僻之行作為詩以自見所遇  
不同而終歸於正然君子讀綠衣終風之詩  
而知衛之無以為國矣繼以牆茨偕老之刺  
興桑間濮上之音作而國社以亡由是知閨

門為王化之首而男女之際生人之大欲存焉可不為之防哉張子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及其哀也衛風先變蓋衛即商之地書所謂沫土詩所謂沫鄉也其民為商紂所漸染日汨於酒色而不知故雖康叔武公之賢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大夫簡兮之賢人考槃之隱者亦莫挽其頽風而至於淫蕩而不自禁以是知惡習之易染而難革也

### 讀秦風

秦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王封之為諸侯能逐犬戎奄有岐豐之地君子於是知平王之庸委舊都以與人而周竟以不振也岐豐乃二南興化之地其民質其風淳其土厚而水深秦之興教之以猛驅之以利其疆毅果敢之資足以成富彊而諸侯畏之故其詩如車鄰駟驥小戎無衣諸作莫不美其車馬之盛戰陣之勇而無室家之思論秦風者或哀世

道之衰或嘆強秦之敝而余獨怪平王東遷之謀至於此極也夫以秦民之質秦人用之尚能鼓彊毅之氣成招八州朝同列之勢豈其以天王之尊守祖宗之法而反不能興起於仁義厚集其國勢以懷天下哉故定都立國者當審其居重馭輕之勢自上臨下之方而祖宗一定之基切不可苟變也邵康節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刪詩亦然齊桓晉文之後惟秦駸駸始

大周亡而秦興夫子早見其兆矣余則以為不然魯宗國也秦誓悔過之辭也故載於書至於秦風之後尚有陳檜曹豳四風何所見秦之代周乎錢天錫引吳楚詩無傳而秦風卒不削以證邵言之不謬蓋夫子刪詩其存者則間存之其無者不求以補之也吳楚之詩本不列於周太師之所採則夫子亦置之不論又豈可以此而汨聖人刪定諸經之義哉



讀無逸

尚書自二典三謨以至商周之誥皆古先哲  
王明臣良輔相與咨做一堂以為久安之圖  
後之言治者舍是無他求焉然取其近而切  
明而審天子臣民皆當奉以為規則銘之於  
座右者則無逸一書又為最要無逸者周公  
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  
書以警之也始言稼穡艱難重務本也次言  
前王之所以享國長久與後王之所以罔或  
克壽戒怠荒也次言太王王季文王之抑畏  
卑服者欲其法祖也又言嗣王無淫逸遊田  
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欲其無荒寧而省賦  
歛也又言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  
者欲其納諫也又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者欲其謹已而無責於人也終言嗣王  
其監於茲者言雖有盡而情則無極故丁寧  
反覆欲其永監也自天命之精微至猷畝之  
艱難無不備具豈獨成王所當奉以為龜鑑

乃萬世之龜鑑也或曰蘇子瞻謂周公作無  
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以為成湯武王非  
聖人此固非經旨矣然所以不及成湯武王  
者抑亦有說乎曰成王守成之君也無逸為  
守成之君而作也與守成之君言守成之事  
則欲其法守成之君故殷三宗皆繼體之君  
文王雖維新周室亦繼王季而為諸侯也故  
不及成湯武王者蓋謂湯武伐夏滅殷固不  
可與守成之君一例耳詩咏豳風書陳無逸  
周公之教戒維懋成王之敬勤無怠八百之  
基定矣

讀呂刑

武王命康叔之言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又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  
修是明德慎罰者文王之所以造周而修及  
隣國也武王敬明乃罰成王辟以止辟乃辟  
是武王之代殷興周成王之繼志守成亦在  
慎茲祥刑也文王以之維新周室武王以之

保有四海成王以之嗣受厥命其本皆在於  
慎罰用綿八百之基而過夏殷之歷穆王用  
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以詰四方其有意於  
乃祖乃父之慎刑乎論者以為穆王老而老  
荒車轍遍天下而財用不足作贖刑之法以  
斂貨然孔子採之於書者亦取其諄諄教誠  
官伯族姓哀矜惻怛以民命為重耳其言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則與  
大舜明刑弼教之意何異然虞廷之贖止於  
鞭扑而此則及於大辟故令人疑以為斂貨  
也讀者知其五刑茲贖之非取其矜恤民命  
之意則幾矣

讀秦誓

孔子刪詩書以商頌魯頌次周頌以費誓秦  
誓次周書商即周所代以王者魯則宗國而  
父母之邦也其登於詩書均宜至秦則西戎  
又非本國夫子何取於秦而收其誓於尚書  
之末哉或謂伯禽征徐奉王命以討亂著其

是也罷鄭之役無王命而擅兵著其非也或謂秦代周有天下夫子逆知其然而存其誓也二者皆非也何也予奪是非者春秋之權也逆知後事者誕妄之說也二者於書何有哉登秦誓於書者取穆公悔過之篤而諄諄於良士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聖賢之誨人改過昭昭甚明今夫布衣里巷之徒自信其志以為可行及遇差慝明知其非而不悔又遂之者皆是也況以千乘之尊自貶其志而從人之是豈非易之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乎且致戒於截截論言之不可用黃髮無愆之不可棄休休者好善容賢如此其篤有利於國家者如此其至冒嫉者妬賢嫉能如此其甚有害於國家者如此其極故夫子收之簡末以繼典謨訓誥之遺其垂訓也大矣或曰春秋譏秦晉用兵之失起釁於襲鄭即一事而聖人於書則嘉之於春秋則譏之何

哉曰書之意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之意主於懲惡其法嚴聖人何容心哉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敎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生息至於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於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策勸帝法天盡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

理蓋內聖外王之道修己治人之方無不備於三策之中而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武帝用之以罷申韓蘇張之學尤為有功於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光於文景而賢相若蕭曹輩俯出其下又豈有窮兵黷武之禍舟車緡錢之失哉而擯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為人蓋不為江都惜抑為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

深於理學夫窮經即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  
不衷之於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  
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  
象可謂的論矣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自古寺宦之亂人家國者多矣其始未嘗不  
為小忠小信以結人主之知使外言不得而  
入人主信之不疑然後攬權肆虐無復忌憚  
而君上之操柄失矣繼復疾其所為欲引外  
廷之助以除之而近在肘腋禍起蕭牆望夷  
之事甘露之變良可寒心予讀楊漣劾魏忠  
賢二十四大罪疏而知其不為趙高仇士良  
之所為者亦幾希耳而熹宗略不加省專意  
庇璫吾以為熹宗之黷直甚於彼二主耳蓋  
二世文宗猶能知其為不善而欲去之熹宗  
則始終信任之靡他且屬懷宗以信任忠賢  
吁惑之甚矣然使熹宗而有欲去忠賢之心  
忠賢其遂甘心以受熹宗之斥哉是知人主

不可不延納賢良以自為助而宵人在側附者如蟻大權已歸雖欲去之豈可得乎故熹宗之用忠賢也王心一首言之侯震暘繼言之周宗建又繼言之文震益因講學之疏而直陳其奸劉之鳳因內操之疏而指其不測至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而忠賢之奸佞畢露蓋不可一日而容於天地之間矣使熹宗觀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綱申春秋無將之誅比漢法不道之律則忠賢之羽翼猶未成而忠賢之流禍固亦未甚酷也至楊漣左光斗輩駢首被戮而毒流縉紳元氣凋喪余謂明室之亡不亡於崇禎之有流賊而亡於天啓之用魏璫然則楊漣此疏明室存亡之所繫也而不用且加誅焉甚矣熹宗之黷也

擬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為天下貞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而春夏秋冬分其序山川河嶽效其靈天地惟以一元

之氣主之而已矣聖人之德無不光被而三公六卿分其職百司庶吏效其勤聖人亦惟恭已南面而已矣何則大本已立而所任者得其人也古昔聖王之治天下少則習之業長則才諸位是以人君南面正位而人稱其官天下以治萬邦以寧與天同意者也有宋五星聚奎實主文治而教化未興邛治未隆者蓋事不師古未得其道耳臣愚以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於取士取士之道在於興學校而學校之興又在於尊師儒請修其事陳之於左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三代而上未有不明道重師以覺斯民者也秦漢以降聖學不明異端蜂起各守師說簧鼓於世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而愚民不知所遵守為今計者莫若尊明正道選天下之賢才擇其學業大明體用醇備者以為太學之師其餘



以為天下郡縣之師不數年間郡縣州里皆有英俊之士矣此興學校之必在於尊師儒也古者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自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及其十有五年然後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身修己治人之道是以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凡所以教民於幼稚以成其德而正風俗也漢唐以後學校為具文無教養之實願陛下申命有司俾州縣各立學校鄉學則散處於鄉以教八歲以上之小學擇其最者以教大學成人之士取民之俊秀者充弟子員則民知禮義廉恥而賢才可得矣師儒立而正道明學校修而人才衆然後使郡縣各以其學之子弟舉其賢者貢之京師萃之太學以考其才任之以事以觀其績察其善否而黜陟之則天下之英俊皆登於朝而取士之道得矣此取士之必在於興學校也夫如是則賢人在朝風俗隆美使天下後世謂陛下為

有宋致治明主子孫承之萬世永賴臣不勝  
欣幸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為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歸於道  
德明禮義廉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  
國家異日之用古者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  
理未有不由於斯也今天子聖神宰輔賢明  
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員  
以誘迪秀民膺斯職者宜體君相牖民覺世

之心彰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冶  
羣英方為無忝余承命來是邦為多士師敢  
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學中立經義治  
事二齋其有學識開通潛心義訓能辨同異  
未乖正道者入吾經義齋相與講求至是而  
浮泛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  
計邊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於此者入吾  
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拘牽不通與夫俗  
士功利之談不與焉蓋明經所以立本治事

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達端惟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教者當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體予意窮經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者必因事以求經體用兼修本末一貫而不為空言則豈惟不負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贊治分猷天工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哉

擬尹和靖六有齋記

余嘗思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春秋時文人學士徇物喪己孔子已深切言之至於今更有甚焉其背馳聖道毫不為己固不待言即世所稱為建功立績思効時用以自見者原其心勢利而已矣夫學也者古以養德今以飾名古以利人今以欺世思反其初其在內外兼修存存不已乎善夫先正橫渠先生之言曰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

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夫言期其有教則必不  
敢為悖道之言動期其有法則必不敢為非  
禮之行晝有為宵有得則無一日之玩愒也  
息有養瞬有存則無俄頃之滑濬也以是持  
已則內外兼修存存不已之道也於以反其  
初不難矣人之生也其性無不善而其情有  
善有不善吾亦人也吾安知吾性之果能制  
吾情乎吾安知吾情之果能若吾性乎情可  
制也性不可流也何以防其流而使之若哉  
有吾六有之法存焉六有者非吾言也橫渠  
之言也非橫渠之言也有言有動以晝以宵  
以息以瞬者所同有也日從事於六有之中  
而私與邪莫之有焉則所謂有其有有其有  
然後天良存恐吾之志不終也因以名其齋

